

栖霞的冬天，同大部分北方小城一样，寒意萧瑟，沉寂空旷，唯有满山的果树枝丫映衬出这座苹果托举的城市的苍茫意境。深冬的清晨，我闲来无事，便想去城北的风彩山苹果公园走走，体验一下这个季节独有的景象与风景。

苹果公园与素有“民间小故宫”之誉的牟氏庄园隔街相望，都是北方农耕文化的具象凝练，一个时尚鲜活，一个古朴庄重，中间凌空而起的廊桥把它们串在一起，构成了山城栖霞特有的文化地标。

走进苹果公园，迎面撞见的是“苹果之窗”雕塑。流线型的巨型不锈钢柱弯折出一组硕大、空灵的苹果轮廓，透着背后高远疏朗的天空。栖霞之名自带光华，“日晓辄有丹霞流宕，照耀城头，霞光万道”。此刻尚无晨曦洒落，这扇“窗”却让人想起这片“胶东屋脊”被霞光浸润的模样。透过这扇“窗”，人们看到的不仅是风景，更是“中国苹果之都”的名片背后，一部人与土地、水果与城市相互成就的奋斗历程。

顺着西侧步道前行，微微的寒风刮在脸上，让人瞬间清醒。右侧干涸的彩色水池中间兀立着一尊“伊甸园”雕塑，正当与夏娃相拥，共攀一果。雕塑家的心思纤巧，将西方神话的“智慧果”嫁接于此，是否在向世界宣告栖霞便是人间伊甸园？我驻足凝思，伊甸园的苹果虚幻而充满诱惑，而我们的栖霞苹果却是实实在在的“富民果”。不远处的平台

上，被“咬”了一口的红色苹果雕塑格外醒目。乔布斯咬了一口苹果，咬出了一个科技帝国，勤劳淳朴的栖霞人耕耘的这片山上结出的千万颗苹果，咬开的则是千家万户的希望，收获的是土地给予的甜美馈赠。

沿着平缓的台阶继续往上，冬日的寒意似乎被步履驱散，朝霞在东方渐渐升起。仰望山腰处，在霞光的照射下，竟有微弱的金色光晕泛起，影影绰绰。我忍不住加快了脚步。原来，前方是一处具象化与抽象化相融合



冬游苹果公园

□樊军

的“牛顿果园”雕塑。只见人类伟大的思想者牛顿，在挂满沉甸甸、金灿灿苹果的铜铸树下托腮沉思，目光深邃，脚边还落着一个苹果。他由苹果的下坠窥见了“万有引力”定律这一宇宙运行的宏大法则，而在栖霞这片土地上，农业科技和智慧政策何尝不像“万有引力”定律中的“苹果”那样被虹吸到果园里，改变了栖霞果农靠天吃饭的轨迹，让栖霞苹果的产量与品质稳步提升、畅销海内外，连年蝉联全国苹果县城公

用品牌榜首？盘旋登高，景致渐开。踏入公园中最大的开阔平台，“七彩人生”雕塑赫然矗立。七彩彩虹般的弧柱形态各异，设计师赋予它的，应该是人生如虹之意吧。而栖霞苹果的“人生”，从春日繁花如雪，到秋日硕果压枝，再到冬日的蛰伏蓄力，哪一个阶段不是生命的壮歌？萧瑟冬日，看似单调，根系却在默默地汲取大地的养分，为下一个轮回的绚烂华章整装待发。

卧的玄武巨兽，守护着这方水土；不远处，隐隐有粼粼波光，那是烟台的母亲河白洋河的脉动，以及洒落在半岛腹地的璞玉、“胶东天池”长春湖辉映的天光。正南方，城区的霞光路上商铺林立、楼宇井然，浓浓的烟火气随风飘至鼻尖；那一片青砖黛瓦的所在，便是牟氏庄园了，它正静静地诉说着望族的恢宏气象与耕读传统。东临的烟台苹果文化博物馆荟萃苹果文化之大观，生动地描绘着百余年苹果产业发展的历史长卷，收藏了一颗果实改变一方命运的时代佳话。

稍作停留，山顶凛冽的山风便穿透了衣物，我却在此时感受到了一种莫名的宁静。这座三面环山、北面临水的小城，虽位于闭塞的地理位置，却孕育了独一无二的气候和执拗的韧性。当周边都在追逐工业化浪潮时，栖霞人却将智慧和汗水倾注给了这片山野，让苹果在这里扎根、成长、升华，不仅成就了小城的特色支柱产业，更塑造了城市的品格——质朴而精致，内敛又甘甜。山与城，果与人，就这样筋骨相连、血脉相通，共同滋养着一个愈加生机勃勃、甜美幸福的栖霞。

下山时，朝霞已满天，给冰冷的雕塑镀上了一层暖暖的金边。回望苹果公园，它静默地沐浴在霞光里，与山下的城区融为一体，恍若一座光的城郭。我知道它所怀抱的，从来不是冬日的寂寥，而是整个栖霞在四时流转中，那些甘美而沉静的梦。

立在高处观雪景

□冷大川

雪，飞飞扬扬
自烟雾中望去
远处，依稀可寻
群峰逶迤，似嵯峨游弋
河流蜿蜒，如银蛇屈曲
近处
白茫茫的大地，平坦无垠
银装素裹的树木
千姿百态，似亭如阁

车辆缓慢，一失往日的飞驰
行人踟蹰，谨慎翼翼
几只鸟雀，扑棱棱地
从丛林中蹿出
花瓣款款散落
广场中央，那面旗帜
如同一束烈焰
靓丽鲜艳
非同寻常地
在高空中，永驻

大地与诗的缠绵

□林春山

铲子落下的那一刻
“咕噜”一声，一首说动的诗歌
贴着紫红色的荠菜
挽着冬天的臂膀，翻滚着
冲出地面

夕阳刚刚好
黑褐色的土地露出暖融融的笑
笑容里盛开春天的故事
藏着夏天的风雨，还有
秋天的富足

远处的村庄
袅袅炊烟翻阅着过往的乡愁
童年的味道布满天空
仿佛一个声音，穿越时空
呼唤你和我

荠菜，是这个季节最鲜活的生命
将回忆揉进艰辛的岁月
用紫红色的阅历
写下一生的酸甜苦辣
我们，拥着夕阳
将荠菜别进诗行
餐桌上弥漫的荠菜香
在觥筹交错中，绽放
幸福时光

征稿启事

本版征集优秀散文、诗歌。要求角度新颖、笔触独特、贴近当代读者审美和品位，字数在2000字以内。来稿请附注本人银行开户行名称及账号信息，以便发放稿费。

投稿邮箱：
ytrbzk@126.com

入冬以来，下了几场不大的雪。

在一个雪后初霁的下午，我特意选了个太阳最好的时机出门散步。转过楼角，阵阵北风刮过，寒意袭来，我不禁把脖子使劲往衣领子里缩。虽然一路上不乏雪后粉妆玉砌的好景致，但冬日的清冷，我还是真切地感受到了。

回家后，妻子说冬天外出最好戴个围脖，挡风还保暖。一旁的儿子插话说：“戴着俺爷爷的那条围脖就很好啦。”

爷爷的那条围脖？我愣了一下。一时间，脑子里还有些转不过弯来：我有多少年没戴过它了——3年？不止；5年？怕是最少也有这么长时间了吧……

这条围脖确实来自我的父亲，那是很多年以前的事情了。

当年，我大学寒假结束后返校的那天，父亲到村头的客运站送我。那年的冬天异常寒冷，刚出家门的我接连打了两个喷嚏。父亲没言语，急忙转身回屋。再次出来时，他的手里多了一条围脖。

没有戴围脖习惯的我，随意把它搭在了脖子上。父亲又把它解下来，耐心地帮我系起来，边系边给我讲解要领。果然，左缠右绕，围脖系好后不大一会儿，我的身上就暖和多了。

围脖上散发出一种非常好闻的气息，那是出门在外工作的父亲常年使用的一种香皂的气味儿，让人感觉温暖又温馨。客车缓缓前行，望着车窗外渐渐远去的父亲和村庄，我的心里一下子变得空落落的。我为眼前的分别黯然神伤，眼睛也微微有些湿润。

“风起的日子笑着落花，雪舞的时节举杯向月。这样的心情，这样的路，我们一起走过……”此后，这条围脖就一直伴随着我，走过了很长的一段岁月，直到我就业、娶妻、生子……然而，不知道从何时起，我竟然慢慢地忘记了它，直到儿子这次提起。

妻子把这条围脖从衣柜里找了出来，平整地放在了炕上。

这是一条用棉线织成的围脖，上面布满了由深蓝和浅蓝两种颜色的棉线编织成的大小均匀的十字图案。两端的穗头没有什么精致的造型，就那么直直地、随意地伸展着……

就这么一条普普通通的围脖，儿子也曾“觊觎”过呢。

那是儿子读高中时的一年冬天，有一次他回家说要一条围脖，理由是感觉脖子有些冷，并且指明要我原先围的爷爷的那条围脖。

我按照父亲当年教授的手法，熟练地帮儿子系上了这条围脖，还跟他讲了围脖的渊源。我只是不太明白，正处于青春期的儿子为何会对这条围脖如此青睐。看着儿子兴高采烈地戴着围脖上学去的背影，我不禁感叹：真有些上海滩小帅哥许文强的样子呢。

不料，过了些日子，儿子再次回家的时候又把这条围脖拿回来了，说是学校不让戴了。原来，那段时间由于下雪天冷，学校里的男孩子们兴起了一股戴围脖之风，且大有燎原之势。校方怕有负面影响，遂禁。

负面影响？估计校方是怕一夜之间学校凭空诞生出很多个“许文强”而影响学习吧？嗯，当然也怕衍生出来多个“冯程程”吧！难为了校方的苦心一番苦心。虽然学校的戴围脖之风只是昙花一现，难得的是，儿子能记住家里有这么一条普普通通的围脖，也难得他喜欢这种朴实无华的素雅风格。或许只是因为，那是挚爱他的爷爷戴过的围脖，上面留有爷爷的味道吧。

想起儿子当初戴着它时那得意的小模样儿，想起他因为学校的禁令而略带失落却又故作洒脱的神情，我不禁嘴角上扬，心中满是欣慰。原来，一条普普通通的围脖，真的可以串联起那么多琐碎却闪光的片段，在不经意间，温暖着岁月，也温柔了记忆。它不再仅仅是一件御寒的物品，更像是一个小小的时光胶囊，轻轻一触，就能唤醒心底最柔软的部分。

如今，这条围脖的毛线有些松垮了，边缘也起了些细小的毛球。可正是这些细微的痕迹，让它更像一个承载着时光的老友；虽然它已经陪伴我近四十年，但我还是愿意它一直伴随着我。

又一个寒冷的早晨，出门前，我又戴上了这条久违了的围脖。温暖的感觉缓缓溢满全身，若有若无的熟悉的香味沁入心田……

儿子读高中后，我们一家租住在学校旁的学区房内，每日归家，都要穿过一条狭长的巷子。巷口两幢老民房的相拥处，总有一盏昏黄的灯先一步亮起，那是一个馄饨摊。几张折叠小桌，几把吱吱呀呀的木扎，一台蓝焰跳动的燃气灶，便是小摊的全部。铸铁锅里沸水翻滚，像一条被城市遗忘的小河，浪花拍打着夜色，拍着我们这些晚归的人。

摊主是一对年过半百的夫妻，鲁西南口音。他们租住在旁边一间矮矮的民房内，门楣低得进门要低头，像极了生活本身。夜里9点过后，穿橘色环卫服与藏蓝保安服的大哥坐在这里，偶尔也有几位大姐，操着一口我听不太懂的方言。一瓶小酒、一碟咸菜，便把这碗热气腾腾的馄饨和浓浓的乡音，诠释成我最迷恋的人间烟火气。

我下班回来，常拣一只马扎挤在桌角，点一碗“清汤、虾皮、不要香菜”的馄饨。见我坐下，老板娘便掀起正冒着热气的锅盖，双手熟练地在案板上翻飞，包着一枚枚小巧精致的馄饨，仿佛在编织着一个温暖人心的梦。那馄饨皮薄如纸，馅儿饱满多汁，每一口都是对味蕾的极致诱惑。一勺清汤冲下去，透明的虾皮浮上来，几只馄饨滑溜进嘴里，不光略有些饿的肚子舒坦了，心中的不物也一并化了。

偶尔我也会打包一份，为下晚自习的儿子带一份夜宵。儿子基因里排斥香菜，我每次都重复：“带走的那份，不要香菜。”说得多了，便成了默契。直到那天傍晚，老板娘忽然叫住我：“昨日忘了，那份放了香菜。俺又重煮了一锅，带回去给娃吃，不收钱。”我执意扫码，她伸手阻拦，指尖沾着面粉，像落了一层薄雪。推让间，她把脸埋进大衣的领子，只露出一双红眼眶，像被热气熏疼的月亮。冬夜的冷风钻



小巷馄饨摊

□慕然

进脖子，我却觉得有股热流从脚底升上来。

闲时，摊主大哥会靠在我的桌边点一支烟。我问他：“大哥，咋想着跑这儿摆摊儿？”“年轻时在工地摔了腰，扛不动钢筋，就扛面粉呗。”烟头的红光在他指间一闪一暗。“想家不？”我又问。他盯着炉膛里跳动的蓝火，半晌才答：“咋不想？可回去干啥？这儿起码还有人吃俺包的馄饨。”说完，他吐出一口烟。我低头喝汤，油花漂在面上，热气把眼眶蒸得发潮。那一刻我明白，这碗里除了馄饨，还漂着一对夫妻对生活的期盼。

那天之后，我们加了微信，此后偶尔互相点个赞。点赞的小红心像炉膛里偶尔爆出的火星，足够证明我们都还在。

人间烟火也会断炊，一连数日，巷口只剩下风。那盏昏黄的灯灭了，窗格后的灯光也灭了，桌椅被摆在墙角。墙上的二维码还在，裂了一角，风钻进去，发出极细的呜咽。我给大哥哥发微信：“咋不见出摊？”良久，他回：“回济宁了，爹娘病急，得有人端屎端尿……”

就着风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我的脑海里浮现出他们收拾锅灶的场景：男人弯腰搬柴，女人把剩下的面皮搬进袋子里。两人都不说话，只有铁器相撞的脆响，替他们把“再见”说尽。我掏出手机，扫了那张仍贴在墙上却已裂了一角的二维码，转了二百元，备注：一份心意，祝老人康复，盼烟火重开。

我踩着月光往回走，万家灯火，让忙碌了一天的人们心里充满了踏实与满足。我知道，在鲁西南某个小院的棚灶下，此刻正有一口锅咕嘟咕嘟，一双布满裂口的手，正在擀皮、包馅，也有一双被岁月熬红的眼睛，在蒸汽里寻找下一束灯光。那灯光或许是我，是你，是任何一个愿意在巷口停一停的人。

雪花

□刘吉训

雪花雪花
你在冰冷的日子里生长
你在暖阳里融化
可你啊
你无法去欣赏
春之烂漫
夏之繁华
永远的高高合合
永远的飘飘洒洒
你如果感受
春天大地的温暖
你就会把泪流下
你就是这样
默默无闻
洁白无瑕
你装点出一幅
美丽的纯洁的图画

北方的野马

（外一首）
□黄克庆

我，奔跑而去
向着理想与希望
有风有雨，其实无所谓
我就是那匹彩虹

在路上

在路上
永远是停息地努力
不论黎明还是黄昏
汗水是用来挥洒的
折出的晶体
可以变成雪花

野性

野性来自天然的鲁莽
那是远古对未来的渴望
为何你看那迎风烈烈的鬃毛
不像女人的长发呢

